



韋必江的一生

王 兰 昇 著

群 众 出 版 社

韦必江的一生

王兰昇 著

安 玫 图

群 众 出 版 社

1963年·北京

群众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交民巷1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0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·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书号(总)195(文)120 开本 $787 \times 1092 \frac{1}{32}$ 印张 $2 \frac{2}{16}$ 插页4

1963年12月第1版 196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字数43千字 印数00001—50300册

定价(4)0.24元

出版說明

广西僮族自治区柳州市魚峰消防中队副中队长韦必江同志，于1963年3月18日在柳江河面扑救油船火災的战斗中，为搶救国家财产、掩护同志撤退，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。根据韦必江同志十三年来的各个方面的表现，公安部于1963年8月14日頒布命令，追认为“模范公安人員”，并号召全体公安人員向韦必江同志学习，同时授予韦必江同志生前所在的魚峰中队为“四好消防中队”。

本书着重介绍了韦必江同志短促而光輝的一生。写了韦必江同志的童年、家庭，在党的教育下成长的过程和忠于革命事业、热爱人民、关心同志、勤儉节约、艰苦奋斗、克己奉公的高貴品质，以及在历次扑灭火災的战斗中，赴湯蹈火、英勇頑强、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。

韦必江同志不愧为党的好儿子、公安战綫上的好战士，他的光輝事迹，将永远鼓舞我們前进。

群众出版社編輯部

1963年12月

目 录

序 曲.....	(1)
布谷鳥，你在为誰歌唱?	(2)
虎口与狼窩.....	(5)
希 望.....	(10)
站起来了.....	(15)
赴湯蹈火.....	(22)
在消防訓練班.....	(27)
一个零件.....	(33)
美与丑.....	(39)
不让一个同志掉队.....	(44)
“青春之歌”.....	(52)
三月十八日.....	(57)
尾 声.....	(62)

序 曲

春云舒卷，細雨綿綿。聳直的羊角山好像讓路似地，退到了遠處的雲霧中，肅穆莊嚴地注視着山下的行列。穿着雨衣的、打着雨傘的機關干部和企業職工，戴着斗笠的公社社員，系着紅領巾的娃仔，長靴上挂着泥水的人民警察……匯成一道長流，緩慢地流向大龍潭邊，流向桉樹林中的一座新墓。人們小心地捧着花圈，把花圈一個個敬獻到墓前。墓碑上閃爍着一行新刻的大字：“韋必江烈士之墓”。

人們繞過墓地，向韋必江同志做最後的告別。長長的人流，漸漸地流盡了。顯得空曠起來的小桉樹林里，還有幾個披着草綠色雨衣的消防戰士，默默地停留在墓前。他們和韋隊長一起生活和戰鬥了多年，他們又把他的遺體親手安葬。現在，好像應做的事還沒有做完，他們還不能就此做最後的告別。

細雨變成了濃霧，好像在空中凝結了起來。水珠從桉樹葉子上滴到戰士們的頭髮上、臉上，戰士們輕輕抹掉了它。戰士們是不流淚的，迴蕩在他們心裡的只有一個問題：應該怎樣繼承韋必江同志的遺志，學習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忘我精神？三月十八日柳江河上的烈火，現在燃燒着每個戰士的心。在那難忘的一剎那間，燃燒着的汽油把柳江河面變成了

一片火海。为了同志們的安全，最末一个撤退的韦队长在那儿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。这位无畏的勇士现在长眠于地下了，他的光辉的一生，他生前的音容形象却像死后仍在他手中放光的强光手电筒一样，照亮了每个战士的心。

“我們应该像雷锋那样，懂得怎样写自己的历史。”这是韦必江同志不多天前说过的一句话。

怎样来写自己的历史呢？韦必江同志的光辉的一生，是颇值得我們深思的。

不知是什么鳥叫了一下，打破了桉树林的寂静。这叫声，使消防战士們不由得联想起去年一次诉苦会上的情景，联想起韦必江同志童年故事中的布谷鳥的叫声。……

布谷鳥，你在为谁歌唱？

溪水潺潺，芭蕉丛丛，山花灿烂，野果殷红。金浪滚滚的稻田，散发着清新的稻香，布谷鳥穿林飞鸣，召唤人們快快收割。青山翠谷中的灵山县上达村，景色如詩如画，但是上达村村民們的命运，却跟自己家乡的景色是那么不諧調。

芭蕉丛中，歪歪斜斜地立着一座小茅屋。茅屋的竹墙根下，蹲着一个衣著襤褸的、头发花白的男人，双手紧抱着头，像一尊石雕似地，紋絲不动。沒有人知道他已經蹲了多久，看来時間对他好像已經失去了意义。无论是布谷鳥的召唤，还是从茅屋里傳出来的孩子們的哭声，都不能把他从悲哀的麻木中喚醒。在他身后黑洞洞的屋子里，破榻上横着一个骨瘦如柴的中年妇女，她那已經冰凉的手，被几只瘦得像鸡爪

似的小手紧紧地抓着。这两个比桌子稍高一点的小女孩发疯似地哭喊着。在她们脚边，一个小小的男孩，恐怖地跟着姐姐们号叫。

两岁的韦必江，就是在布谷鳥催人收割的日子里失掉了母亲的。从此，他一把泥一把泪地开始了自己的幼年。

从六岁起，他就跟着阿爸上山砍柴，跟着阿爸到从謝姓地主手里租来的二亩薄田里去劳动。阿爸好不容易把寸草不生的薄田施种成好田，但是收来的谷子还是不够交租还债。“借粮不如减口”，可怜的阿爸，忍痛把大姐、二姐先后都送了人。

十四岁那年，又是布谷鳥召唤的一天，父子俩蹲在茅屋外面的树蔭下磨镰刀，准备去收割。六十多岁的阿爸不时地怜悯地望望面黄饥瘦的韦必江。多少日子来沒有米飯下肚的韦必江，听着布谷鳥的催人声，不禁咽了几口唾沫。这一年天旱，年景很不好，不过他和阿爸种的这二亩稻子，却长得非常好。爷儿两个满怀希望，用心地磨着镰刀。磨着磨着，小路上傳来了哼小調的声音，芭蕉丛間出現了一个穿着拷綢褲褂的身影。这人嘴里哼哼着，手里甩着剛折下的柳条，一搖一摆地走了过来。父亲臉上一下子变了色，顫巍巍地站起身，迎上几步，呆呆地望着走向前来的人。那人一副烟容，有两綹稀疏的八字鬚，在阿爸面前站下了。

“韦仕祿，你的十一籬谷子，該还了！”

“二东家，我……”

阿爸躬着背，話沒說完，八字鬚把柳条搖得像車輪似的，不耐煩地說：“我要收田了。”

镰刀从阿爸的手里滑落到地上。阿爸的眉毛顫抖起来。

“收田！这万万不能！”

“田一定要收，今年这两亩田的谷子全归我，就算抵债了。”

“二东家，我家就指望这季收成，你就算把这二亩田的谷子借给我……”说着，他的躬背更加弯曲下去，花白的头低得从身后看不见了。

“我这一季连一半租子都收不回来，还能借给你？你不用去田里收割了！”

八字鬃甩动着柳条，扬长而去。阿爸立在那里一动不动。也不知呆了多久。

韦必江拿起了镰刀，愤怒地说：

“咱流的汗，咱挨着饿，为什么咱倒不能收自己的稻？阿爸，别管他，我去割！”

阿爸过来一把夺过镰刀，把儿子推了一把。可是那手一碰着儿子的嶙嶙瘦骨，就颤抖起来了。

“你待在家里，把烧柴准备好。”

阿爸说罢，迅速脱下破上衣，然后快步地走了。阿爸的动作竟然如此轻快，行动如此坚决，韦必江这还是第一次看到。

然而，这也是他看到的最后一次，而且这次历时也太短促了。过了不到一顿饭的工夫，阿爸低着头缓缓地走了回来，手上的镰刀没有了，又是从前那个老样子，但是头垂得更低，背弯得更曲了。他蹒跚着，好像两条腿费了好大劲才把身軀拖回来似的。他在竹墙根下蹲了下来，双手紧抱着头，纹丝不动。韦必江这时才看见，阿爸的背上、肩上、脖子上，深深地印着几道红红的柳条抽打过的紫痕。在阿爸的裤腰上还留下了几片打碎了的柳叶。

布谷鳥繼續歌唱着，召喚人們去收割。

布谷鳥，你在為誰歌唱？……

虎口與狼窩

阿爸托人說情，把韋必江送到一個姓鄧的地主家里，給地主放牛，換口飯吃。

這口飯可不是那麼容易吃的呵！在第六天早上，韋必江在田頭唱着山歌放牛，前頭走來了另一頭水牛，兩頭牛抵撞了起來，一直抵撞到稻田里。韋必江人小力弱，趕也趕不開，拉也拉不動。一個孩子怎能給正在撒野的水牛勸架呢？韋必江吆喝着牲口，頭上直冒汗。他无可奈何地望望周圍，似乎想得到點援助。就在這時候，地主東家來了。

地主站在田埂上，喊了聲“過來！”小韋必江怯生生地走了過去，還沒有站穩，地主的一只大手像雨點似地落到了韋必江的臉上、身上。他一面打，一面問：

“為什麼不管？為什麼不管？”

“牲口撒野，撞死人怎麼辦？”小韋必江捂着臉，抗辯着。

“撞死人嗎？牛比你值得錢多！這片地的稻穀，就算你的口糧，你今天別想吃飯！”地主氣沖沖地走了。

這個在阿爸愛撫中長大的韋必江，雖然從來沒有吃過一頓飽飯，但卻也從來沒有受過打罵。小韋必江抹掉了眼淚，牽着水牛，走回地主家。他這時還把東家說的話當做一時的話。誰知道東家真的連稀粥也不給吃了。一頓不給吃，兩頓不給吃，小韋必江實在熬不住，第二天便跑回了家。

太阳还没有从山后出来，芭蕉丛中升起了炊烟。餓了两頓的小韦必江，望着前面的小茅屋，感到了分外的飢餓。他加快了脚步，往自己的家門跑去。剛跨进門，阿爸猛地从燒火棍上站了起来。

“你回来干什么？”

“他們打我！……”

“出去哪有不挨打的？在外边干活得忍着点。在那里究竟还有口飯吃呵！”

“他們不給飯吃！”

韦必江哭着訴說了事情的經過。阿爸怔了好一会沒有說話，后来弯着腰，把鍋里的糠菜糊糊都盛了出来。一共只有两碗，全放到了鍋台上。

小韦必江狼吞虎咽地吃了一碗。阿爸看了看他，又把第二碗推給他。小韦必江看看阿爸刻滿皺紋的臉，把这碗糊糊推了过去。

“吃吧！阿爸吃过了。”

“不！”小韦必江“哇”地一声扑倒在阿爸的怀里，哭着說：“我回去，我一定回去。”阿爸搂着小韦必江，默默地一句話也沒有說。

过了几天，小韦必江又被父亲托人送到一个姓陈的二地主家里。二地主家黄澄澄的谷子堆滿了仓，可是小韦必江吃不上一頓飽飯，干的却是大人的活。他整天得“風谷子”。他那双瘦得皮包着骨头的小手，从早到晚粘在風車的搖把上，搖啊！搖啊！單調的風輪的“嗡嗡”声和輪軸撞击輪架的“咔嚓”声，像催眠曲似地把人弄得疲劳不堪。

这个又飢又累的孩子，終於拖病了。他的双臂紅腫得再

也抬不起来了，不用說風車搖不动，就連端飯碗都困难。姓陈的二地主认为他偷懶，索兴把他赶了出来。

当小韦必江拖着沉重的身子，走到自家的茅屋前的时候，他想起了上次回家时的情形，想到了阿爸的痛苦，他不想进门了。他蹲在屋前的芭蕉下，像前些日子阿爸那样，抱着头一动不动。如果不是阿爸看見了他，把他叫了进去，真不知他要到外面蹲到什么时候。

屋里有一人正在整理草药，原来竟是他叔叔。叔叔原是南宁药材店的一个工人，刚刚失业。他听说药材生意好，就借了点钱，买了百多斤药材，准备挑到南宁去卖。叔叔已经几年没看见他了，见这孩子面黄肌瘦，好像这几年就没长身材，不觉有点心酸。叔叔说：“你跟我上南宁卖药去吧！也许这就是一条活路。”

过了几天，他帮叔叔挑着药材上了路。可是那年头，穷人的命是喝水也会塞牙的。这头趟药材买卖就亏了本。叔叔没法，托人把他送到南宁的一家旅店里去做杂工。那里只给饭吃，不给工钱。穷苦人能吃上饭也是好的呵。

旅店的主人是国民党师长的姨太太，穿戴得十分讲究。韦必江想：城里和乡下到底不同，这里的人穿得都整整齐齐，住得也干干净净，商店里要什么有什么。可是这一切和他又有什么相干呢？穷苦的韦必江仍然穿着从地主家出来时的那件补了又补的粗布衣，夜晚躺在没有灯的楼梯下，整天做着永远做不完的杂务：收拾房子，服侍旅客，给老板打杂、跑外，兼管登记店簿，……

阶级的压迫还没有受尽，民族的压迫又来了。一九四四年十月，日本鬼子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的招引下，进占了南

宁。鬼子兵到处燒杀搶掠，南宁的貧苦人民陷入了階級和民族的双重压迫的苦海里。国民党师长跑了，旅店关了門，韦必江只得返回家乡。

一九四五年鬼子投降后，韦必江在家乡仍然沒有生路，他只好再次来到南宁。他差不多是怀着感恩的心情回到了还願意使用他的那家旅店的。他甚至于以为，这个社会毕竟还有个容身的地方。他拚命地干活，起早睡晚，一会也不閑着。他以为这样干下去，他的脚从此就可以站稳了，却沒料到这样干了两年，就干到头了。一九四七年，生活又給了他一次严酷的打击。老板有个弯眉大眼、爱說爱笑的外甥女儿，她常常进出这个小旅店，看見韦必江总是默默地干这干那，心里很同情他，常常向他表示一点关心，說几句同情話，有时还帮他一把忙，給他記記店簿。这个长期受苦的小伙子，得到了別人的同情，也願意和这样的人說說心里的話。他把幻想当做了现实，錯认为自己是权利获得这种友誼的，万沒想到这种自然而平常的交往竟触恼了女老板。终于有一天，这个穿着紧身旗袍、嘴里經常叼着根烟卷的女老板，豎起了眉毛，恶狠狠地对他說：“你是什么出身？你癩蛤蟆想吃天鵝肉，敢和我外甥女来往？你給我趁早离开这里，不然就对你不起！”

韦必江被赶出了旅店。他失业了，又嚐到了饥饿的滋味。但他从这次犯的“錯誤”上，得到了很大的教訓。他从“你是什么出身”，“癩蛤蟆……”这些話明白了自己的社会地位。他流浪在南宁的街头上，觉得好像整个世界在他面前豎立了起来，竟沒有他的立足之地。憤怒、屈辱、饥饿，把他折磨得簡直不像个人样了。

韦必江在南宁市内流浪了很久，后来碰到了一个同乡，这人在国民党南宁軍械庫当司务长，通过这同乡的关系，他当上了軍械庫的庫兵。

到軍械庫的第一天，他立刻明白了：自己剛出了虎口又掉进了狼窝。在給新兵发軍服的时候，一个新兵不小心碰掉了帽徽上的搪瓷，庫长火性大发，上去就是两个耳光，直打得那个新兵鼻青臉肿。

他每天除了例行的勤务外，还要給庫长当奴隶：給他洗衣服、抱孩子、买东西、做飯、侍奉庫长的小老婆……。有一点做不到家，輕則一頓臭罵，重則拳打脚踢。这样的日子，一天复一天，一月又一月。就在临近解放的时候，災禍还是沒离开他。这时軍械庫已經迁移到了柳州。一天，他給庫长买烟回来，另一个庫兵在庫长屋門口，努了努嘴，小声地向他說：“发的洋財都給小老婆拐了，跑了。你可要小心！”韦必江也隱隱約約地知道庫长私卖了庫存的子彈，发了笔洋財。但是小老婆拐跑庫长的錢与他当小兵的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他走了进去。进到屋里，吓了他一跳。照像鏡框打得粉碎，玻璃片和像片碎片洒了滿地，庫长在地上乱轉，铁青的臉綑得紧紧的。庫长听到“报告”，猛轉过身来，歪歪斜斜像醉鬼似地往桌上一坐，朝着韦必江吼了一声：

“干什么的？”

“买烟来了。”

“只一包？”庫长活像个瘋狗似的，朝着韦必江大叫，“給你两包烟的錢，怎么买了一包来？”

“又漲錢了，人家还不肯卖呢！”

“你也是騙子！你們都騙我的錢！你沒良心！……”

韦必江摸不着头脑，只好解釋說：“人家不要金圓券了，什么都不卖了，說共产党要进城……”

“进城了？！”庫长好像屁股給刺刀戳了一下，一下子从桌上跳了下来。

“我是說要进城了，还没有进。”

老实的韦必江又解釋了一句，不料这也沒有得到好結果：庫长跑过来給了他一个耳光。

“你敢妖言惑众！滾出去！罰你跑步！”

韦必江只得执行命令。他在場地上跑着，跑得嘴也干了，腿也不听使喚了，韦必江靠牆根停了下来，剛一停下，庫长扭着腰从窗戶里伸出脖子来，喝道：

“怎么不跑了？”

“我太累太渴了！”

“太累？太渴？那就罰你唱歌！”

就在这时远远傳来了大炮轰鳴的声音——解放軍攻城了。庫长吓得忘掉了韦必江，收拾他的剩余財宝去了。

韦必江站在窗外，瞅着庫长的狼狽象，心里咒罵着：“你們快完蛋了，快完蛋了！让共产党把你們全宰了吧！”

远处又响起了一片隆隆的炮声……

希 望

一九五〇年元旦的早晨，韦必江背着一个小行李卷，心里充滿了希望，兴冲冲地走到街上。自从軍械庫被接收、解散以后，他一直住在一个朋友家里，很少上街，如果不是昨

天晚上有一个旧同事找他，他到今天还不知街上发生了什么变化。柳州市解放还不到两个月，街道已变得几乎不能辨认了。变化的不是建筑物，而是气氛。人不知是从哪儿来的，竟是那么多。固然，城市是增加了一些口音和服色不同的外乡人，比如那些官兵不分的解放军，穿着灰色制服的北方人，以及穿得跟男人一样的女工作人员，但是使这个城市变得熙熙攘攘的显然仍是那些柳州人，这是一眼便可以看得出来的。顶奇怪的还不是人多，而是人人脸上洋溢着喜色，这是韦必江自从来到这座城市以后从来没见过过的。所有的商店都开了门，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，而从前那些空空如也的货架子上，居然也像变戏法似地，出现了货品。更引起他注意的是米店里装满了米包，门前陈列出盛在籬筐里的大米，商店门前的人出出进进，从前常见的抢购物资的长龙不见了。这一点他是明白的，因为解放军进城后不多天，物价就像奇迹似地稳定下来了。明白是明白，但是由于他从来没经历过（无论是抗战时期，还是抗战胜利以后，东西哪天不是在涨价呵），所以还是感到新鲜得不可思议。新鲜的事还不仅限于此呢！广播器放送着的“东方红”、“解放区的天”等等解放歌曲，戏院门口的巨幅招贴画：《白毛女》，墙头上的巨型标语：“把革命进行到底！”……有的使他感到兴奋，有的使他迷惑不解。走着走着，忽然从后面开来的一辆吉普车，在他身边停下，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跳下车，向他亲切地打招呼：“同志！请问到××学校怎么走？”——解放军军官居然对他如此客气，叫他“同志”，他竟惊慌的连话也不会说了。……

然而这天早晨，使他最现实地感到希望的，还是那个姓易的旧同事昨晚对他说过的一段话。

“去吧，小韦，不用怕。我早听人说过，共产党是給咱穷人办事的，向着穷人。我到了消防队，問了几句就收下了，咱是穷人嘛。你当了几天庫兵，又沒搶人，又沒打人，不算什么，去試試看。你現在連娃仔大小三口，总得吃飯哪！”

老易比他大几岁，閱历多一些。老易告訴他，消防队原来人数不多，人民政府公安局派来一个干部，接收之后，馬上就招收新队员。这个干部是个什么“官”还不知道，可是叫人一眼就看出，跟国民党的人不一样。至于怎么不一样，他也說不清楚。后来老易說到要吃飯的話，韦必江终于心动了。这时他的头一个娃仔剛生下来不久，而家里却穷得連尿布都沒有。不錯，总得要吃飯哪，当过国民党庫兵的韦必江，觉得必須硬着头皮去碰一碰运气。

昨天晚上他还觉得希望不大，今天早上在街上看到的气象，尽管有許多事情使他难以理解，但却使他有了信心。他觉得旧同事說的話有道理。坐吉普車的軍官，既然对他这个穿得破破烂烂的穷光蛋这样和气，那么公安局消防队就不致不肯要他。

他走到了他要去的方。門上白地黑字的大牌子，清楚地写着：“柳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消防队”。他看看牌子，看看門口站着的一个消防队员，犹疑了起来。

“干什么的？”那个消防队员走了过来，毫不客气地，側着头，上下打量他。

“我……”韦必江觉得很难說明来意，結巴了一陣，忽然改口說要找那个姓易的旧同事。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消防队员叉着腰，說話像問案子似的。